

和田春秋

新疆历史研究丛书



李吟屏◎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于阗即现在新疆的和田，清代以来汉语改称和田。自
一田一，两千多年来或统一于中原王朝，或割据一隅，自
古以来以产玉出丝著称于世，是我国西部边陲一块蕴金藏
玉、富农宜牧的宝地。

魏晋以前的于阗只包括现今和田河流域的和田、墨
玉、洛浦三县地域，魏晋以后于阗逐渐强大，兼并了

532
606

074

新疆历史研究丛书

和田春秋

李吟屏◎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田春秋/李吟屏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 - 228 - 10193 - 6

I. 和... II. 李... III. 和田地区—地方史
IV. K294.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0423 号

丛书策划 王淑梅
责任编辑 海 珊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电 话: 0991 - 2821252 2823202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昌吉市海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 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序言

毗沙府号古于阗，
葱岭千盘积翠连。
大乘西来留法显，
重源东下问张骞。
渔人秋采河边玉，
战马春耕陇上田。
今日六城歌舞地，
唐家风雨汉家烟。

[清]褚廷璋：《和阗》

于阗即现在新疆的和田地区，清代以来汉语改称和阗(田)，两千多年来或统一于中原王朝，或割据一隅，自古以来以产玉出丝著称于世，是我国西部边陲一块蕴金藏玉、宜农宜牧的宝地。

魏晋以前的于阗只包括现今和田河流域的和田、墨玉、洛浦三县地域，魏晋以后于阗逐渐强大，兼并了邻近的皮山、渠勒、戎卢、扞弥、精绝等城郭之国，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和田地区。这片地域，东西长约67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总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南为连绵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脉，北为广袤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的桑株河、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策勒河、克里雅河和尼雅河等大小河流，孕育和浇灌着昆仑山北麓的一片片绿洲，由不同民族构成的于阗人类便世世代代劳动、生息、繁衍在

这块土地上。

于阗是古代西域著名的大国之一，祖国西部边陲的一处重镇。它地处欧亚大陆中部，丝绸之路的要冲，西逾帕米尔可到达克什米尔、中亚各国乃至南亚次大陆和欧洲，东沿塔里木盆地南缘可入中原。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各种政治势力、文化流派、人种民族在这里融合、发展、传播，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页页独具特色的篇章。佛教与伊斯兰教这两大宗教于公元10世纪末、11世纪初经过血与火的争雄后，在于阗发生了宗教的交替，历史的悲剧使于阗史产生断裂带，并赋予前后两期两种不同内涵的文明，即公元11世纪前于阗文明深印着佛教文化的烙印，公元11世纪及其后于阗文明饱含着伊斯兰文化的因子。

自公元前起，无数中华民族的先辈为维护于阗与祖国的统一，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开发建设祖国边疆，前仆后继，留下了永垂千古的业绩。因此，于阗（和田）历史是祖国辉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宗教战争、民族更替和文化变异诸因素，和田本地没有保留下完整的历代地方史籍，历代汉文正史、野史及中亚各民族文字史料中的记载，内容也支离破碎，极为贫乏，有些朝代几乎没有保留下什么史料。近百年来，许多历史文物与古文书被发现和发掘出土，昭然于世，各国学者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使于阗历史的空白有所填补。

作者在于阗故地——和田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二十多载，求索的足迹遍及西陲的崇山峻岭、绿洲大漠。在远离文明中心的瀚海边城，作者冲破困境，自强自勉，多方收集、研读传世与出土历史文献，实地调查、考证历年发现的文物古迹，利用业余时间，在历史文献、出土文物、个人考察所得及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懈地致力于古于阗历史及其文明的研究。除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外，还撰写出版了《佛国于阗》与《和田史话》两本专著。这两本书均系出版社约稿，书名及大致内容均遵编辑所嘱，故未能形成一部系统的和田史。

这部《和田春秋》即是在前两书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的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代的和田地方史。早期于阗史上的许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歧说

层出,无法盖棺定论,故作者只能博采各家,诸说并存,同时适当表述个人看法。宋代以后的于阗史,作者充分利用民族文字的史料对传统汉文史料进行了一些补正,同时也提出一些新说。为避免过于烦琐,行文中史料来源一般不一一注明,只于最后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书中选配了作者二十多年来拍摄积累的部分有关和田历史的文物古迹照片,其中大多是二十多年来新发现的文物资料,与书中文字正可相得益彰。

和田史料先天不足,加之和田地方史的撰写尚属首次,且本书完稿于11年前,有些新的资料或有遗漏,个别观点亦可能失之偏颇,希望学人不吝指正。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历史的运行是无限的。这部书将带着一个清贫书生的心血,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后人的检验和补正。

最后,在此谨向关心和支持我的著书与研究的学术界、出版界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 者

2005年10月于和田

序 言

第一章 秦汉以前的于阗

- 一、关于于阗的名称 / 002
- 二、建国的传说 / 005
- 三、原始的氏族 / 010
- 四、从文物古迹看秦汉以前的社会经济 / 016

第二章 汉朝对西域的经营和于阗的发展

- 一、进入祖国怀抱 / 024
- 二、于阗的扩张及其政局动荡 / 027
- 三、佛教的传入 / 031
- 四、两汉时期的经济与文化 / 03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

- 一、与魏晋的臣属关系 / 046
- 二、柔然、哒哒与突厥对于阗的侵扰和统治 / 048
- 三、蚕桑的传入 / 049
- 四、社会经济概况 / 052
- 五、佛教的鼎盛 / 056
- 六、中西文化的融会之地 / 061

第四章 隋唐时期

- 一、背突厥归唐 / 068
- 二、毗沙都督府的建立和经营 / 070
- 三、尉迟氏王族与唐的友好关系 / 074
- 四、吐蕃的统治与回鹘的渗入 / 076
- 五、在中原的于阗艺术家及其活动 / 080
- 六、凝聚着中西文明精粹的文化 / 084
- 七、佛教的兴衰与佛学大交流 / 092
- 八、经济概况 / 100

第五章 佛国的结局

- 一、与敦煌沙州政权的联盟 / 109
- 二、与甘州、后晋、后汉、辽及宋王朝的关系 / 111
- 三、伊斯兰势力的侵入和佛教文化的毁灭 / 113
- 四、于阗民族和文化的变异 / 125
- 五、关于于阗王族尉迟氏的王统和年号、国号 / 130

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于阗

- 一、晦暗不明的国内政治以及同宋朝的关系 / 140
- 二、对宋朝的朝贡活动 / 144
- 三、西辽的统治与屈出律的败亡 / 152
- 四、蒙元的统一斗争与治理措施 / 153
- 五、宋元时期的经济概述 / 157
- 六、元代活动于中原地区的于阗人 / 160

第七章 察合台后裔的统治

- 一、察合台后裔统治者的交替及其事迹 / 166
- 二、和卓的兴起及其活动 / 173
- 三、统治制度与官制 / 174
- 四、社会经济的曲折发展 / 178

第八章 清朝与分裂势力的斗争及对和阗的治理

- 一、历次的叛乱割据及其平定 / 184
- 二、清王朝在和阗的政权建设 / 192
- 三、交通设施的建设 / 205
- 四、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 209
- 五、伊斯兰文化的繁荣与汉文化的普及 / 218

附录 和田历史大事记 / 226

参考文献 / 238

第一章 秦汉以前的于阗

一、关于于阗的名称

“和田”(旧作阗)是清代出现的译音,清以前的文献多作“于阗”。据唐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当时于阗国的雅言称于阗为“瞿萨旦那”、“俗语谓之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谿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11世纪的突厥语言学家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其所著《突厥语大词典》中收有“于遁”这一词,释文曰:“和田城名,生活在和田的人也称于遁。”出土于尼雅遗址的佉卢文书中有“khotan”(和田)或“kustana”(瞿萨旦那)两种形式;《突厥语大词典》中的“üdün”即于遁的对音,这些都与玄奘的记载一一相符。可见这些不同民族语音相近的称呼都是一个地名的转音。

在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文文献中尚无于阗之名出现,现在只能在秦汉以前的一些具有神话色彩的古籍中看到昆仑山和其地产玉石的记载。反映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民地理概念的神话《山海经·海内东经》中,有一段文字说在“流沙中”、“昆仑虚东南”有国名“埤端、玺唤”。有的学者认为“埤端”即“和田”的不同译音,这一分析有一定说服力。“埤端”,可能就是汉文典籍中对和田一词的最早译音。

“于阗”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

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扞罽(弥)、于阗。”对于阗地理略谓:“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此后,直到宋代,我国正史、野史均统一写作“于阗”,阗又作真。唐人道世《法苑珠林》作“于殿”。只有《大唐西域记》作“瞿萨旦那”,并音译出不同民族的称谓。《悟空入竺记》作“瞿萨怛那”,译音同《大唐西域记》,仅一字不同。元朝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语言交流更为频繁,“和田”一词的汉语译音也呈多元化。如《西游录》作五端,《元朝秘史》作兀丹,《元史》作斡端,《西北地附录》、《元大典图》作忽炭,又有作扩端、鄂端者,这些译音更接近维吾尔语的读音。明朝士大夫文人又取传统的译音“于阗”,清代翻译成“和阗”。1959年,又将“阗”字简化为“田”。

对于于阗(或和阗)一词的含义,自唐迄今,一千三百多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截至目前,学者们的解说至少有七种。它们是“地乳”说、“牛地”或“牛乳”说、“非常有力的”说、“花园”说、“玉邑”说、“汉人”说、“葡萄”说。下面一一分述。

1.“地乳”说

此说来源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吐蕃文献《于阗国授记》、《于阗教法史》等。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这来源于古于阗国的一个传说,传说被玄奘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内容是:东土帝子获罪被流放到于阗地方,与咀叉始罗国移民相遇,经过一番武力较量,东土帝子打败了咀叉始罗国移民,统一为一部,遂“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地乳所育,因为国号”。

藏文史料中地乳作“Sa-nu”,它和汉文名称地乳一样,也是意译。《于阗国授记》中记载的传说云:“达摩阿输迦(Dharmāsoka)之治世第十三年,其皇后生一男。占者多以为此儿将夺其位,遂下命弃之。而母后恐此儿不弃,王将杀之,勉从其命。然王子被弃之时,地上出生一乳房,以乳养之,得不死。由是呼此儿为瞿萨旦那(kustana)即地乳之义也。”

《于阗教法史》的叙述更为详细:“当初,当地的国王名叫地乳,乃古印度天竺国阿育王之子。阿育王为寻地游方,率众多天竺军丁及扈从前行,抵达于阗有海子之处,想:此地昔曾有人居住……。见有印度军人,婆罗门及占卜相士多人会集一起,王命他们让占卜相士看相。相士见小王子地乳相貌非常端好,说:‘此王子将来比大王您的权势还要强大哩!’国王听了产生了妒嫉。恼

恨之心驱使,乃将其子扔在当初出生地,那国王扔儿子处,就是现在于阗的北门之内长神殿附近,观世音菩萨住地之后面,护法神依怙殿即是。国王抛弃王子时,北方天王(昆沙门天)和吉祥仙女使土中流出奶汁喂养王子,才没死掉,因而取名为‘地乳’。”

现代的研究者,以为“瞿萨旦那”为梵文“kustana”的对音,“ku”言地,“stana”言妇女乳房,合之即“地乳”之意。

2.“牛地”或“牛乳”说

英国学者瓦特在其著《玄奘旅行记》一书中,认为一些诸如Yü-tien, chü-tan等形式的发音,实际上代表了像Go-dan或Go tnan这样的名称。他说这些形式先在突厥语中出现,后又出现在印度方言里,其涵义是“放牛的牧场”或“放牛的地方”。同时,吐蕃语中又称于阗为Li-Yul,意为“Li之国”,Li即牦牛,与上述称谓的含义相同。我国也有人步其后尘,认为玄奘所记梵音“瞿萨旦那”的对音不应还原为kustana,而只有两个梵语复合词可与之相对应:一个是Gostāna,另一个是Gostan。但这两个词都没有“地乳”的意思,第一个对应词的原义是“牛地”,第二个对应词的原义是“牛乳”。他们认为玄奘舍弃这两个复合词前一成分Go-(牛),将两词后一成分-Stāna(地)和-Stana(乳)拼凑在一起,完全是为了附会“地乳所育,因为国号”的荒诞无稽的传说。因此瞿萨旦那的涵义是“牛地”。和田本地一些维吾尔文化人士也有一种与此相近的说法,即khotan的对音是突厥语汇kotan,其意为牲畜圈,不过这种圈一般是用于圈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否认上述解释,认为瓦特的突厥语形式是虚构的,Go+stana仍是“地乳”的意思。

3.“非常有力的”说

据国外有的学者考证,“于阗”一词的原形应是hu-vat-ana,意为“非常有力的”。古代于阗民族属于“非梵非汉”的伊朗语族,他们的语言与古代印度西北及中亚塞人所用的语言相同,所以于阗的土著居民应是塞种人。而塞种(Saka)一词的原形Sak-的本意即“有力的”。“于阗”之名,大约取意于此。

4.“花园”说

汉文古籍《翻梵语》一书将于阗(Yü-tien)译为“优地耶那”(udyāna),并注其意为“后堂”。伯希和以为梵语udyāna真正的含意是“遐意的果园”或“花园”。

5.“玉邑”说

最初倡此说者,为俄国的布锡尔博士,不过论据薄弱。后来日本的白鸟库吉博士在其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论证。他的解释是:于阗一词为吐蕃语。

西藏语言中玉石一词作gyu(yu),古音“于”为khu或gu,所以“于”有玉石之意。又西藏语中城邑、村落称为tong,与tan相对应。因此,和阗或于阗的含义是玉城或玉邑的意思。其地为有名产玉之地,顺理成章。

6.“汉人”说

这种说法出现于清代的汉文文献。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椿园的《西域闻见录》一书。椿园在此书《新疆纪略》卷之二《和阗》一节中写道:“和阗即古于阗,而回人称汉人为赫探,汉任尚都护西域,遗其人众于此,和阗回子皆其遗种,故回子呼之赫探城。和阗,赫探之讹音也。”后来的清朝方志及史籍皆沿袭此说。但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东汉任尚在汉安帝时(公元106~125年)担任西域都护,而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的《史记》中早有于阗(和阗)之名。

7.“葡萄”说

法国学者列维认为:唐代玄奘所用“瞿萨旦那”一词中的“瞿”,应还原成“qu”,而不应还原成ko或ku。在印度语辞典里,qustani即kustan,qustani的含意是葡萄。

各国学者提出的解说大略就是这些,比定的语种有梵语、塞语、吐蕃语、突厥语、维吾尔语等五种。在各种说法中,最流行的是“地乳”说,现在还很难肯定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

二、建国的传说

于阗国名,最早出现于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第一部汉文通史《史记》。但对其建国的记述,却晚到了唐代,且搀杂着神话成分。

唐代高僧玄奘收集于于阗,并记载于其著《大唐西域记》中的传说内容是这样的:从前,于阗地方荒无人烟,只有毗沙门天神住在这里。印度无忧王太子有个后母,生性淫荡。她见太子长得漂亮,就想和他勾搭成奸。谁知太子为人正直,拒绝了她的要求。后母恼羞成怒,就设计把太子放逐到咀叉始罗国。不久,又假传王令,挖去了太子的双眼。无忧王得知后大怒,把保护太子的辅臣僚佐及他们的家族全部放逐到雪山以北的荒凉山谷中居住。这群人为寻找更好的住地,顺着水草渐渐来到于阗的西界。他们推选部众中的头目为王,在这里定居生活。恰在这个时候,东方一个国家的皇太子因罪也被流放到于阗的东界,他手下的人也把他拥上了王位。过了许多年月,双方没有过接触。有次因为打猎,双方在荒凉的沼泽中相遇,他们互相打听对方的来历,都要以主

人自居,争执不休,竟要动武。有人劝道:“何必这么急呢?用打猎的人马决一雌雄,施展不出军队的威力。应该各自回去整顿自己的部队,约定时间,再来交战。”于是双方各自返回居地,操练兵马,激励士气。到了约定的时间,双方交锋,西方的国王兵败被杀,东方的国王乘胜招抚那些失散的人众,把都城迁到于阗中间的地方,筹划建筑城郭。国王发愁没有适合筑城的泥土,就向各处宣告:谁了解这里的地形特点。这时有个涂抹着黑灰的异教徒,背着一个盛满水的大葫芦,来到国王面前,说“我了解这里的地形特点”,说着就把葫芦里的水倒在地上。水弯弯曲曲地流动起来,环绕成一个大圈,来回循环。此刻异教徒突然跑走,不知去向。人们顺着这些水的痕迹,筑成了城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终于建成了一座城,这就是于阗国的都城。

东方来的那位皇太子统一了两部民众,修筑了都城,建立了国家,安定了部民。当他到了晚年时,仍没有儿子。为了不至于绝宗断代,便到本国保护神毗沙门天神庙去祈祷,乞求赐给后代。他的祈愿果然感动了毗沙门天,只见毗沙门天的额头裂开一条缝,一个胖小子蹦了出来。国王捧着天赐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为此喜事庆贺。谁知这个婴孩不吃人奶,国王担心孩子养不活,又到神庙中祈求育养之法。这时,神像前面的地忽然鼓了起来,形状就像妇女的乳房,这个婴孩看见,就上前吸吮。就这样靠着地上的乳房,孩子逐渐长大了。他的智慧和勇敢超过了先人,国内风范教化传播远近。东方皇太子的继位者因是吃地乳长大的,故名叫地乳,国家也以地乳为名。

另据唐朝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说法,由坦又始罗国被赶到雪山北的人是无忧王太子,是他率人“养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与上述传说同源而略有不同。

《于阗国授记》中又有另一种传说,内容如下。

达摩阿输迦(Dharmasoka)之治世第十三年,其皇后生一男。占者多以为此儿有伟大之相,其父王在生时,此儿亦当为王。王虑此儿将夺其位,遂下命弃之。而母后恐此儿不弃,王将杀之,勉从其命。然王子被弃之时,地上生出一乳房,以乳养之,得不死。由是呼此儿为瞿萨旦那(kustana),即地乳之义。

当此之时,适有大菩萨——中国(Rgya)之王者住于此。彼有子九百九十九人,欲得一子以满千人之数,乃祈愿于毗沙门天。毗沙门天转眼望四方,知此被弃之小儿瞿萨旦那为将来有希望之人物,故携之来为此中国王者之子,王遂养育之。一日,众子与瞿萨旦那相争,众子告以彼非王之子,此儿大闷,遂请于王,欲出寻本国。王告以彼确为其子,愿他无虑。瞿萨旦那转求王愿自得一王国之地,乃率一万人赴西方,来至和田(Li-Yul)之Me-skar。当时,印度达

摩阿输迦王之宰相耶舍(Yaça),大肆扩张其家族之势力,王深恨之,耶舍遂率领七千人去国,东西寻找安身之地,来至于阗(U-then)河之下流。

当时,瞿萨旦那之从者中,有两商人,著拖鞋(babeu)逃出Me-skar,道出To-la,二人仍著拖鞋步行,以故此地得名Ba-beu hbrangs-pai-sa或Hbru-so-lo-nya。彼等见此大好去处,杳无人烟,不禁大喜,自思此堪为瞿萨旦那王子之领地。其后,彼等于南方访见宰相耶舍之幕帐。耶舍已知瞿萨旦那为彼等之王乃遣使至Me-skar,曰:“汝为王族,余为贵族,吾等何不协同建国于于阗之地。汝可为王,余为宰相。”于是瞿萨旦那乃率其从者,来至于阗河南Hang-gu-jo地方,与耶舍会见。

而王子与宰相于领地之分划,意见不能一致,两方遂动干戈。于是毗沙门天与吉祥天(çrmahadevi)于彼之前出现,彼等乃于其地建立祠寺各供奉一神,尔后,两神遂尊为护国神。

于是瞿萨旦那与耶舍始相和睦,前者为王,后者为宰相。瞿萨旦那之支那从者则居于于阗河下流及Mdo Me-skar与Skm Shed之上部,宰相耶舍之印度从者则居于于阗河之上流与Rgya及kongdzeng之下部。于彼等所居之两地间,则中国人与印度人杂居,无有区别。其后,乃共筑一城。

《于阗教法史》中建国的传说与上述基本相同,只是情节上的详略有别:

当于阗地方还是海子时,世尊命令北方毗庐舍摩那和比丘舍利子二人说:“目前的这个海子地方,是三世佛另外一个世界,以后将成为人众居住的处所。现在生长莲花之处,以后将成为一座寺庙,会出现许多菩萨。你去把海子淘净,使它以后成为人众居住的地方吧!”北方天王和舍利子二者到盛崑山用锡杖的下端和矛的尖端把海底刺穿,海水流干了,于是,成了人能居住的地方。此时,正是佛涅槃一百年的时光(按:敦煌莫高窟第9、第231、第237等窟中均绘有毗沙门天决海的壁画)。

当初,当地的国王名叫地乳,乃古印度天竺国阿育王之子。阿育王为寻地游方,率众多天竺军丁及扈众前行,抵达于阗有海子之地,想:此地昔曾有人居住……见有印度军人、婆罗门及占卜相士多人会集一起,王命他们让占卜相士看相。相士见小王子地乳相貌非常端好,说:“此王子将来比大王您的权势还要强大哩!”国王听了产生了妒嫉。由于恼恨之心驱使,乃将其子扔在当初出生之地。那国王扔儿子之处,就是现在于阗的北门之内、长神殿附近,观世音菩萨住地之后面,护法神依怙殿即是。

国王抛弃王子时,北方天王(毗沙门天)和吉祥仙女使土中流出了奶汁喂养王子,才没有死掉,因而取名为“地乳”。北方天王把王子(地乳)带来,献给

汉地国王作子,因为汉地国王一千子还缺一子。正当汉地国王很宠爱这一王子时,在一个盛大节日里,汉地国王的王子们在一起玩耍。地乳和其他王子嬉戏时吵打起来。其他王子对他说:“地乳,你不是我们汉地国王的真正王子,是他顺手捡来的。你和我们王族有很大差别。”地乳王子很烦恼,立即去到王前向汉地国王禀述:“大王!今天,我与王子们一起玩耍,其他王子对我说,王子,你不是汉地国王之子,是顺手捡来的。我明明是真正王族之子,他们说我不一样,我就成了假王子。这样,我跟随您大王有何用处?请让我自找地方到别处去吧!”如此恳求。汉王立即回答说:“你确实是我之子!其他王子所言并非真事。我不能让你出走!”地乳又再三恳求,一再吁请,因此,汉地国王越发喜爱北方天王赠他的这一儿子。由于他不肯留下,心中烦闷,故意下令装作要杀地乳的样子,打发许多汉兵和随从等游方往于阗去。适当此时,其生父阿育王(阿输迦,意译无忧王)的大臣,名叫阿玛扎耶舍的,因犯罪被逐,有许多印度兵士和随从也往于阗方向去。在榭(晶莹)水上游的杭吾桥地方(两队人马)正好相遇。开始,双方并不相识,各带兵马,准备动武。北方天王和吉祥仙女及大地仙女等在中间出现,将当初经过详细叙述给他们听,让被阿育王放逐之臣和被遗弃之王子相识,彼此和好,地乳和阿玛扎耶舍大臣相会,二人共同治理其地,于阗城遂由此而建立。

佛典《大藏方部》有一经名《日藏经》,对于于阗国的初创,保留了另一种扑朔迷离的传说:

如来佛讲说完二十大支提(Caitya)^①后,嘱咐诸龙守护这些大支提,诸龙以不能守护辞谢。佛又把它们交给二十八夜叉(Yakṣa)将。“二十八夜叉将言:敬顺佛敬,二十支提如来付嘱,岂敢不持。但瞿摩婆罗香山(按此即于阗国佛教圣地瞿室陵伽山)一处,我难受取。”诸夜叉因此地难于护持而固辞,遂有龙王自愿承担护持之责。“时祇利呵婆达多龙王即白佛言:世尊如来,今者以于阗国牛角峰山瞿摩婆罗乾陀牟尼大支提处付嘱于我,然彼国土城邑村落悉皆空旷,所有人民悉从他方余国土来。或余天下,或余刹中。菩萨、摩诃萨、大辟支佛、大阿罗汉、得果沙门、五神通人,坐禅力敌,向彼供养。瞿摩婆罗旧无众生,一切来者皆是他国。世尊:此二十八诸夜叉将不肯护持,我今怪此所以者何。以彼不护,我等诸龙得于恶名。佛言龙王:莫如是说。何以故,今有二万大

① 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支提”。造支提须在纪念佛的四种地方:一生处、二得道处、三转法轮处、四涅槃处。

福德人见于四谛^①，从沙勒国（按即疏勒，今喀什噶尔）而往彼住，以彼二万福德众生有大力故，于此瞿摩婆罗香山支提处，日夜常来，一切供养。龙王当知，如是之时，恒不饥乏。”

这里透露出的信息，似乎于阗国是由喀什噶尔的两万移民初创。

此经还说，在迦叶佛时，于阗国名叫迦逻沙摩，国土广大，安稳丰乐。种种果华，众生受用。因此故，“彼土众生，多行放逸。贪著王欲，谤毁圣人，为作恶名，以灰尘土，塗彼圣人，时诸行者，受斯辱已，各离彼国，散向余方。时彼众生，见圣人去，心大欢喜。是因缘故，彼国土中，水天、火天，皆生嗔念，所有诸水，河池泉井，一切枯竭。时彼众生，无水火故，饥渴皆死，是时国土，自然丘荒”。如来佛预言于阗国在他灭度一百年后，还将兴立，并“多饶城邑郡县村落，人民炽盛。皆乐大乘，安隐快乐。种种饮食及诸果华，无所乏少”。

上述传说似乎在告诉人们，于阗国本名迦逻沙摩，曾亡国一次，后由喀什噶尔移民复兴。

上述所有传说故事的可信程度，很难估价。抛开佛教色彩极浓的《日藏经》中记述的建国传说不论，其他各种文献中记录的传说内容互有矛盾。最突出的如：①或谓第一代建国之君为东土帝子，而地乳为其儿子；或谓第一代建国之君为阿育王（阿输迦）之子、汉地国王养子地乳。②或谓地乳最初被遗弃之处在阿育王国内，或谓在于阗地方。但这些故事也有总的共同点，即：东方人和印度人先后移居于阗地方，双方经过争雄，东方人占了统治地位，两方人众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了国家。于阗国以后的经济文化发展恰似这种情况的延续，所以在没有信史的情况下，只能认为这些传说是历史事实的折射。于阗立国的大略时间，也只能从这些故事中提供的线索推测考订。

据现存藏文本《于阗国授记》说：“于阗王Sa-nu（地乳）19岁时建立李国（按即于阗），他即位为李国第一代王时，佛涅槃已234年……”建国后165年，当国王尉迟散跋婆（普胜生）即位之第五年，佛法在李国兴起。关于佛灭的年代，较可信的说法为公元前486年，据此，于阗建国当在公元前252年（486年-234年=252年），但这是很不可靠的年代。据《于阗国授记》，尉迟散跋婆是第三代于阗王，而这时已建国165年。如此，则前两代王经历了160年。如前两代王都按19岁登基，则其年龄都在近百岁，似不大可能。但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于阗国已建国多年。所以一般认为于阗的

① 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指苦、集、灭、道四谛。